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內篇卷十六

明 呂柟 撰

鷲峯東所語

十年冬許象先辭歸省先生曰近日諸友多北上汝獨南還諸友中每告以隨處力行汝此歸亦當如是然於此等處須是看做一様方始是學出處元是一箇道理不可謂處輕於出也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逝者如斯夫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心其純亦不已便是如此學者須是自强不息體這樣子行去纔好若見冕者尊貴便知敬他見瞽者是無目的便忽略了却不是且天下無目的亦廣著如那樣有位有勢的人皆是有目的一般那樣無位無勢的人皆是無目的一般如於此等類亦須是要看做一樣何堅閙如此則無所謂分殊矣先生曰所謂殊者如所謂三親九族之類云耳非是將勢强的

作一樣看勢弱的又作一樣看有目的譬之是晝無目的譬之是夜若但知敬晃者而忽瞽者正是如水却流行於晝而停止於夜矣便不是學

先生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箇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

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斬曰斬夜睡來心下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

聶斬問好樂憂患與畏敬哀矜等類何所分別且心正後身何以猶有偏處先生曰好樂自心之存主處說尚

在已心上畏敬自身之臨接處說已及人了所以大學工夫正心後至卒然臨事時工夫不密不覺猶有偏僻處斷意尚未釋然少頃先生坐後帷屏被風吹側先生猶危坐諸生中或有愕然失聲者或有勃然失色者甚或有奔扶至失手足者先生曰此便是畏敬而辟此便是身之卒然臨接處即此而觀好樂憂患得正之後而畏敬哀矜不免猶有所偏不可不加察諸生心始快然先生因講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顧謂㨿先曰汝那裏有

箇潘希平自戶部郎陞知荊州府事予徃送之希平因請教予見希平嘗置其子於樓上讀書因謂之曰希平視荊民如樓上之子可矣希平請問其所以予謂希平視其子登樓則使人扶之下樓則使人持之時其饑餽之食時其渴飲之漿時其書聲不聞則撲之恐其或惰時其書聲不絕則節之恐其或勞視荊民如已子何有不可希平曰州縣之廣安得人人視之如已子予謂州縣之吏有如希平這樣心的把已之心事付託他亦有

無希平這様心的把已之心事詳告他又何不可希平又謂荆州適飢饉之時賦税既免而禄米廪餼之類又不可缺的歳辨既蠲而往來供億之類亦不可少的此等處却如之何予謂子之家無饔飧客無饋饌則亦求之樓上之子乎抑別有處也於是希平深以為然然此還是謂視民如子的說若康誥云如保赤子赤子却是箇無知不能言的視民如無知不能言之赤子則亦何所不至哉又謂予鄉有劉先生曾作曲沃縣來凡民有

罪別縣多是罰金祇他止是罰些些糧米柬菜等物無事時令僧道等曬貯之後值年荒旱別縣民皆流離失所惟他這縣獨得生全這樣的人皆是心誠愛民如赤子故害未至而預為之防因謂諸生曰他日皆有安養元元之責恁的這等心腸却不可不自今日預養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却遺了中字是墮於一邊如何先生曰儒者多謂韓退之原道而不及格物致知為有所遺予謂言道不必盡把前聖賢之語一一數過纔謂之

全盡若孟子序恒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連正心誠意都不曾說不又大有所遺乎故易亦曰保合太和安知子厚之言不有見於此不必拘拘牽合中字來此對著况聖賢之意亦自多有互見處

聶鞘問絜矩先生曰矩是箇為方的器大之而及四海要之只在方寸謂之絜矩只是箇無不均平的意思且如天下有權勢的是一等有樣鰥寡孤獨顛連無告的

又是一等天下之人便有這幾等怎麽便得均平故書稱堯則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此便是能絜矩的象先因問天下亦大著怎麽便得均平如一先生曰此亦無大異術亦只是把這些財散與百姓便能得也問百姓亦多著怎麽便能人人與他財得先生曰此亦無大難事亦只是要有箇不要錢的官人便能得又問天下非是少這般人而莫之用其咎安在先生曰此只是没有這一箇臣苟有這一箇無他技休休有

容之大臣則用人以理財俱得其當天下豈有不得所的道理問所以能用一箇臣其要又在君否先生曰這更不消說了傳中謂仁人能好惡人又謂仁者以財發身故其要只在君心之仁凡視天下若不切己者只是不仁故與己不相干涉苟知得這些人生生之理無非天地生生之意則我與這些人元初只是一箇今又在長人之位豈忍置之於不得所的地面故張橫渠西銘却備言此道理然人所以不得生者只是無生生之具

以為衣食故只把這些財散與人使人有以為生則天下自平矣

吳光祖問後之作詩多不古若者何先生曰只是失却古人的意古人作詩只是覽物起興皆本性情中流出後人只是剽竊外面的字樣湊合成詩與性情元不相干往日有箇朋友語人云一部文選的字樣都喫他使盡了再無字眼可用得這等看來今人之詩安望其能古若邪故其詩雖高比漢魏人竟亦何用

先生謂諸生曰近日講大學亦有得處否一生曰聖經一章先生説得血脉貫通先生曰不要説我説得貫通須是要汝自家尋得箇下手處方是貫通不然是猶以言語文字聽我説話未免扞格不貫通也

先生曰聖賢每每説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箇是兩箇章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爲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隂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説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箇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

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説箇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説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説否先生曰説兼亦不是却是兩箇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説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説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為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

之功教即自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為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張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玩

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箇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却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應接時是獨雖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麽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却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

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説得有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説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説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説喜怒哀樂前求箇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麽便見得這中的

氣象問孟子説箇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打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隠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顔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却是做

過工夫來的

先生曰時中的地位儘難如孔子説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有多少不同處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麻冕純儉便從衆拜上便違衆從下此皆是孔子的時中處顔子仰鑽瞻忽每在於此若他人要隨時便忘却中要執中便背了時看來這時中君子非是致過中和來的怎麽能得朱永年曰時中亦可分言否曰雖不可分言然自有此脉絡如孔子祖述堯舜而又憲章

文武方能酌古準今矣雖周公仰思亦是此物凡聖人因人變化對時育物皆可玩也蓋中雖有定理而時則無定位

先生曰舜好問好察他的大智全生在這好字上故夫子亦嘗說我好古敏求這好的意思後人便没有也舜在深山河濱雷澤一般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若舜說我是聖人這些人見舜訑訑的聲音將望望然去了誰與共居舜雖欲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打那裏得來這等看來舜之智不全是生知在一好字上堅問生輩不能好問好察其病安在先生曰這各有箇病痛須是各人自家檢點出來對曰只是好高不肯下人耳先生曰此還是第二層事元來只是視天下的人與已若不相干涉無舜這般心腸觀舜雖至瀺頑猶欲並生至於有苗尚欲來格視天下的人有一不得其所皆是已性分有欠缺處便如此他人怎麼得有這等心腸後來若顏子庶幾是為得舜的樣子觀其自謂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他自是能擔當得起故子思序舜即繼以顔子諸生中亦有為舜的心否有為舜的心須是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先把

顔子學起

易泉問盡道如聖人猶有不知不能衆人便都自諉了如何先生曰觀備道之全體如聖人猶有未盡處況不及聖人者乎可見道是這様大的而人不可不為因嘆古聖人一箇禮樂不知便往周問於萇弘一箇官不知

便往郯去問郯子看他是何等的心地後人猶有大於此者亦只是隱忍將就過去了更沒有箇要求全盡無愧的心仲開問問禮問官恐是小事先生曰道無大無小知官可以安民生知禮可以復民性如何看做小的泉問鳶飛魚躍與語大語小通否先生曰此是打做一片說得的謂道之大可載也一鳶之飛直至於天一魚之躍直出於淵謂道之小可破也莫大如天一鳶之小制他不飛不得莫廣如地一魚之小制他不躍不得這

等看來古人滿目便見天理流行滿目中皆是道孔子致嘆於逝水子思有取於鳶魚皆是心常見得後來程子亦是實落為這學問的他看到子思鳶魚之論便提掇出來謂子思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他亦不是浪説諸生今日亦須勿忘此意觸處見得方是學問無間斷處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劉邦儒問顏子仰鑽瞻忽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張子亦嘗有此説來問亦是博文約禮否曰也是又問博文

約禮分先後乎曰難說博盡文纔約禮一文之博一禮之約衆文之博衆禮之約畢竟文在先泉因問弟子入則孝何為先禮而後文先生曰聖賢固有有為而發的為弟子的心馳於文恐躬行便薄了故先行後文若平日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此是定序又如子路是箇忠信明決的不怕行不到故孔子只就知上覺他如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知之為知之之類子張文為有餘行恐不逮故孔子多就行上覺他如曰居之無倦

行之以忠又曰在邦必達之類此亦便是孔子一貫的去處因顧謂邦儒曰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其亦在此類乎又曰今欲求夫子高堅前後先要用仰鑽瞻忽功夫

先生看書之秦誓至一介臣無他技處因嘆曰此最天下治忽興衰所繫書始二典而終秦誓見得須是無秦誓妨賢病國的心胸方可做得二典時雍風動的事業

有一相知問近日有志好學但多有不得於人處先生

曰還是不得於己孔子不嘗說來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終不道自家不中卻怨那正鵠干那正鵠甚事正鵠於我有甚恩讎故今日亦惟修其在我者而已其人遂感云莫不是自家猶有未誠處否先生曰然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語可謂善自體會矣有一御史言竊有志向上恐同寮中或不喜目為好名故近歲只會同志者三四人更相勸勉修行慎獨默默做去不使外人知後來到京時有一同寮者素不喜此

學朝夕與居時或徵諷或默諭自是亦漸覺相感化將來先生曰這等看來其為人知莫大矣然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

詔問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以惟顏子足以當此先生曰視聽言動的工夫亦難著吾鄉有箇行人出使外國黔國公請他舉席皆是些珍寶的器皿中有箇寶石嵌的酒盃其行人在座中時一視之後宴畢黔公舉以贈古

來有吳公子季札過徐徐君色愛其寶劒季子心知之後使鄰國畢復過徐徐君已没矣遂解其劒掛墓上而去視瞻之不可不審有如此者且如雖是一箇言條件亦多著如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或言及之而不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顔色而言皆是非禮處就是一揖中間也有過高過卑的動容周旋有多少曲折處推此類可見視聽言動的工夫極細密地位儘難須是有顔子三月不違的境界纔擔當得起

先生曰曾子易簀的去處真是夭壽貳他不得的時象先在旁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先生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簀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這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夭而已諸生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先生問林秀卿近日做何工夫頴對曰這幾日將撥歷殊覺多事可厭先生曰正好在這裏下手做工夫不可

惡他多事就是撥歷中間或衙門遠近道途勞逸以道處之勿以這些小事動心則他日當天下之重任庶事之繁劇可以無難矣

胡炳一日看聶斬來先生曰汝兩人相會亦曾有幾句好說話否對曰炳見士哲舉外人多以好名相目為講士哲云不要說你好名不好名只看你為已不為已先生曰哲這言甚合我意看來學者為道亦須發得幾句出來纔是驗也因謂炳曰汝得友如士哲可以往來取

益矣

詔問一妻子兄弟之得所便順父母如何先生曰試自驗來一家之中夫妻反目兄弟鬩牆起來父母之心怎得安樂必是兄弟宜了妻孥樂了父母之心纔放得下然此却是作一家的父母看若王者有宗子的責任却是以天地為大父母了必須是使天下萬民萬物各得其所纔能使天地之心悦豫得又問樂妻孥宜兄弟亦只是性情上做功否先生曰然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舜見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也問父母順如何就是道之高遠先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而天下化且定這等看來順父母的道理是甚麼樣弘大又問順父母便繼以鬼神謂何先生曰道是箇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隱無顯的始雖只造端乎夫婦極之便可通乎鬼神又曰恁地看來子思實是得孔子之的傳孔子實落是與鬼神相屈伸變化往來得的故子貢問人不知他便說知我者其天子

路請禱他說其之禱久子思非是實落見得這鬼神怎麼既說箇體物不遺便繼以誠不可揜敢如此說來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令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作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里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濵皆俗人也詔顧

語象先曰吾輩平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曰諸生聞吾言多是唯唯應下亦未審能發得出來否不然只是一味包涵恐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者矣

先生曰程子謂其門人嘗說賢輩在此恐只是學得某的說話諸生今日會得我的意思須是即便行去纔好不但學說話可易泉云知行不可分先後先生一日語之曰汝近日做甚工夫來泉云只是做得箇矜持的工

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箇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因問心下想來怎麼便要間歇了泉云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又問你心下想怎麼便要忘了泉未答先生曰只緣他還是不知他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喫只是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他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

在戒慎恐懼之前纔能別白得是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即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嘗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先生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後人雖有知古的或不能知今便流於腐儒雖有知今的或不能知古便流於曲士知天而不知地便是能員而不能方知地而不知天便是能方而不能員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

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一生曰今人連賢人的學問也到不得先生曰這却趨下了在汝雖曰謙之至他人視之便覺卑之甚矣問聖人之學恐亦只是賢人的學問做去先生曰元來規模自是不同

先生曰致曲工夫甚難曲即是委曲處如水之千流萬派欲達江達海中間不免有些砂石障礙山谷轉折便有多少委曲處須是悉致之纔得與江海會通著昔日有二生同欲致書於其長一生適有事就浼無事的這

生為之封裝其生於已的封裝甚整飭於人的便覺潦草此亦是不能致曲前日初啟東來見說他在場屋中一生有寒疾不能終卷他便把已身上衣服解下一件與他穿其友還不能寫又教他面向裏背向外寫其友猶不能又將兩箇軍的衣服脫下來將外面遮著其友纔得終卷出看這一事便是他能致曲處但未知他每事皆能如是否耳凡學者惟是這一灣難過故予嘗說致曲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慎獨皆是一樣的工夫

家先問禎祥妖孽至誠怎麽的能前知先生曰雖禎祥容或有不善者矣雖妖孽容或有善者矣此等處唯是至誠纔知得問禎祥妖孽何處見得曰亦只在蓍龜四體上便可見得如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便是禎祥之見著龜如周公之握髮吐哺漢高之躡足輟洗此便是禎祥之動

乎四體妖孽則反是若只謂麟鳳之物為禎祥災異之類為妖孽淺亦甚矣不待至誠人能知之

聶斳與一友論作聖人事一友謂作聖甚難斳謂肯作聖亦易友問怎麽便見得易斳謂吾輩今日要去撓那聖人的心安在巳心上却難吾輩元也有聖人那箇心故易耳先生聞之曰此語說得極緊切我不嘗說來不是天限定春秋戰國時專生箇孔子孟子乾道時專生箇周程淳熙時專生箇朱子又安知今明時便没有賢

者夫人亦在乎為之而已若顏子𥧔然在陋巷中誰信他為得舜也他便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看他是何等剛毅因念及弟栖昔在太學時有一老友戲曰看你的模樣是要做顏子邪栖隨答曰老兄怎麽知我便做不得顏子恁地志向却是箇剛毅今已亡矣惜哉

先生曰胡賦這回能不責債者之償此亦可謂能行所學矣這等處非是見得義上重怎生便能輕得利如此

吳祐云適見許象先道及先生教學者克己工夫自各人已私上克治閒之心甚快先生曰正是各人都有箇病痛如聖門諸子一般子張便有子張的病痛樊遲便有樊遲的病痛只是各人的偏處整頓便亦可與這中正的道路會通得頃之吳祐自謂看來只是這舉業纏縛了人先生曰這便是你的病痛你便要在這裏整頓不可為他纏縛了亦便是你的克己工夫能得此你心不大快邪

吳祐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箇養民的名契只是箇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箇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箇名不肯下手去做却連名也無了

先生問明相近日在監中與朋友亦講學否祐對曰近日只是會得幾篇文字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便可輔得吾仁祐問以友輔仁必須是有這志向的不然亦難

先生曰不要畏難這去處却是要些作用須是因事善誘漸漸亦化得他來纔好祐心未免猶有所疑先生曰這回郭林宗傳不可不看

章諂問伊川諫哲宗折柳事溫公以為使人主不喜近儒臣先生曰伊川所言固是正經的道理但婉轉處却欠使明道處此恐便不是如此必是先有以開其心然後有以投其說如折柳事他定是有委曲必是先把那柳枝取在手中請哲宗把玩若謂這柳枝方春時發生

生意盎然可愛天地生萬物正如人主生萬民一般也但一折了這枝便沒有生意了正如今日百姓或折了一手傷了一足怎麼便行動得如此婉轉說來哲宗心下或亦喜悅因想當初在翰林時進說却只是直說亦欠委曲的意思始知用過數年工夫來自覺於明道的心事略窺測得幾分然亦不知如何明道必以誠意感悟人主悟得過來則自親親仁民愛物愛物之心生道也孟子可說也折柳之事死道也伊川難說也伊川在

經筵當師道處欲坐講反惹哲宗惡其妄自尊大而蘇軾亦加靳侮事君以敬為主而愛亦不可缺

有一御史來見先生談學先生謂之曰侍御今日為的是程伯淳的官須是要為程伯淳的學纔好問程伯淳之學是怎地先生曰只是箇仁他不嘗說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這便是他的學問因問體仁的工夫遇著相講時覺自有振發的意思但過後便忘了如何先生曰這等看來定是還

有箇忘的根子問這忘的根子在那裏先生曰亦多著也如今好作詩的這詩亦會忘了仁好作文的這文亦會忘了仁尚勢位亦會忘了仁至於聲色貨利是極粗淺的更不消說須是尋得這根子一下斬斷纔不忘了仁故孟子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也故或是對朋友講論或是對著書册或是察吾的念慮皆是有事勿忘的工夫故孟子說養氣以集義為事故予謂侍御今日亦必以體仁為事乎問孟子說集義先生只說體仁

如何曰集得義便是能體仁體仁義亦在其中矣

易泉問子思言淡而不厭云云又言知遠之近云云恐又加謹獨工夫亦只是如此先生曰此只好就資質上說如淡而厭見他是有箇誠的資質了知遠之近見他是有箇明的資質了纔好加慎獨工夫乎前日亦曾與鄒東郭說來聖賢說話亦有不胷一句就說盡了的如首章言箇戒慎恐懼的工夫可位育得天地了然下面便繼以智仁勇又繼以九經五達道又繼以誠明然又

必須要箇好資質纔做得這工夫故說箇慎獨中間便自有許多條理不然只一句說了下學怎麼得下手的去處泉曰何不一下說了曰恐諸君就不肯用功夫也有一生見先生問遇事多不能忍如何先生曰書不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故君子寧使我容人毋寧使人容我生感之曰非是至親如父母便無有肯把這話與我說的遂歸以是記之於壁以自警他日又來見云聞教後心不敢放適理事時有人投書心甚不平

於是默想先生容忍之說遂止然心終不能釋然却强制住了先生曰我不嘗說來孔門教人只是求仁知得這仁的意思於人何所不容於事何所不忍我們元初却與天地一般無一毫欠缺但先狹隘了便無天地覆載氣象訑訑聲音拒人於千里外矣故予又每說舜好問好察之智必先有並生之仁故今日亦惟在默識耳象先問平居無事之時想所以接人待物者庶乎不謬但纔臨事便别就是奴僕有不如意雖强制不怒未免

猶有意思在如何先生曰這處還是不曾致中故發不中節要預先想箇接人待物怎能勾事到相湊合不謬也若致得中了臨事自會不差或有一二差處演習行之久便如輕車就熟路矣

先生曰為政有本有末如江上盜賊一般只知尋那個拿賊盜的人不去究那生盜賊的人如獵獸以除田害只喜那能驅狐兎的人却不去求那絕狐兎的法也

先生語諸生曰近日做工亦有下手處否一生對曰聞

先生教後每在燈窻下便想著先生曰不但在燈窻下想著須是時時想著纔好曰但精力不足此心未免有放下的時候先生曰纔覺放下時便自提掇起來却不好也又曰如能得此便是上手工夫矣

涇野子内篇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內篇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鄒貽詩

涇野子內篇卷十七

明 呂柟 撰

鷲峰東所語

鸞問聽先生講論時覺有所興起使得常常如此聖賢可學而至乎但恐不能持循為外誘所奪奈何先生曰孟僖楚人也子秦人也焉能常常講論乎故全靠師友則求諸己者便懈惰外誘由是而至也横渠六有銘不

可不常接乎目十一月二十一日期當聽講以陰雨晦
冥獨坐閉户頓覺此心虚明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
道理有㑹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日聖
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
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
則與閉户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
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草百萬之衆甲科
烜赫之榮文繡俊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

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

問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便稱之曰賢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夫子便喜之二者雖所造淺深不同然今之學者若能於貧富關頭擺脫得去便是求上達境界先生曰此是第一件學問能乎此可以塞天地而輕王侯矣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今日只當求仁若於仁能有得處更須論他箇簞瓢狐貉

也

問孔子說可與共學至可與權以聖門諸弟子品題如何先生曰與其品題聖門諸弟子不若先品題在已品題聖門諸弟子雖是評論古今人物然近於方人於已猶無益若品題乎已便肯求已之所到處不知孟禽今日可與立耶可與權耶若能審此則由損之立顏曾之權皆可求而至也

問程子於逝者如斯章云此道體也君子法之自強不

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末乃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又於可與共學章云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豈非以自漢而下聖人不作故不可以行權不可以與王道耶先生曰程子指其全體至極處而言若就漢人中論之豈無有識此意者乎自程子發此論雖為至當然後學不知立言本意乃因而推演太高遂將數代躬行君子皆卑忽之但馳騖於玄談高論去權與王道益遠若愚則不敢謂漢以後無人

也

問象山云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用功却易觀其問仁之時猶下克已二字曰克已復禮為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告之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至仲弓問仁夫子但答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罷也顏子精神高既磨礲得實仲弓不及也此說如何先生曰此象山想像之言幾於捕風捉

影矣且顏子最有精神用力宜易今反以為難仲弓精神不及用力宜難今反以為易不幾於倒說乎且如見如承勿施等語亦非易事故雖分克已敬恕為乾道坤道者亦是就顏冉面頭上說也故學者不當在比擬二賢上用功只當就二賢比擬於已有所不及思齊之則可也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若臨是非利害之際却也須便便如在宗廟朝廷固是便便若處僚友

大夫以德義行實尊讓也須著恂恂當時門人記載亦就其重者論之不知是否先生曰恂恂只可施於鄉黨鄉黨中長幼卑尊俱無所用便便處若恂恂處於宗廟朝廷亦必似誾誾不然便陷於持祿固寵者矣

問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若是醉而不出屢舞傞傞屢舞僛僛聖人亦應何如處先生曰古人飲酒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不苟飲也可以聖人而同於流俗乎其溫良恭儉格人處自無傞傞僛僛之徒矣

問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乍忽之際固應如此若稍從容亦須有言及馬也先生曰此正觀聖人貴人賤畜之心於乍忽之頃從容時不須論矣

問學者應酬事物若從理上做去便自勇往直前略不流滯若要成就一已私意却徘徊顧望不得了足不知是否先生曰此言是非極明白所慮者不消如此致疑於此致疑則必於是者不肯是否者不肯否矣故見得是非後只可直前勿起兩心然纔說要成一已私意却

是徘徊顧望不知徘徊顧望箇甚的莫不是善心萌動
又為私意牽扯欲不善不能不善欲善不能善兩相阻
礙如看見此關一刀斬斷便是脫陷阱登雲霄處也
問先生云品題聖門諸弟子不若先品題在己此是要
生實下工夫意今但知志道猶不免有得失存亡之時
不識如何可以立以到權耶先生曰纔覺乎得處存處
不使失亡便是立得到不知其得處存處則於道俱化
矣如是而不可與權者則夫子有吝言矣

問夫子告顏淵仲弓為仁二條比擬於已實未能及但日用行事頗有不欲勿施意思而又有責成他人待已亦似已之待渠意此又是私意了循而上之如見如承而克而復又當何如下手先生曰既知是私意便在此下手去之如見如承亦是此而克而復亦是此顏淵不是天上客孟禽不是塵中人天理是一箇天理不分今古私意無兩箇私意因別賢愚

問下學人事上達天理請先生舉一二事例之是如何

樣子先生曰程子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之言極明白今孟僴欲舉一二事為樣子者只是把天理看在𦬼然之表以為上也把人事看在眇然之軀以為下也孟僴只在人事上作則天理自隨孟僴作處殊無高卑難易之别又曰上下只是精神顯微字樣如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不是大樣子耶

問聖人過化存神如何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也須有些作用處請破此疑先生曰舊講舜舉臯陶湯舉伊

尹事孟禽未之聞耶蓋舜湯舉此二人極為簡易亦無甚動作然四海九州之不仁者皆化而為仁便可觀過化存神處易曰鼓之舞之之謂神惟舜湯能知此意漢唐諸君雖有英賢却沒這箇舉臯陶伊尹的手段故其治或雜霸術或雜刑名難與帝王比倫且子曾入天地壇帝王廟乎當其入之之時貌必莊而無惰容心必肅而無雜念是誰使之然哉蓋天地帝王過化存神不見而章如此又問此舉臯陶伊尹奚比乎曰凡所謂神化

者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昧漢唐之時雖有臯陶伊尹

或明不足以知其賢縱或知之又為私意親幸所蔽不

能用其賢此不可以反觀舜湯之神化邪

問孔子教人多教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孟子

則直指言之如以為時之使然則末世人資質似不如

前以為性善則古今一而已矣敢請何說先生曰道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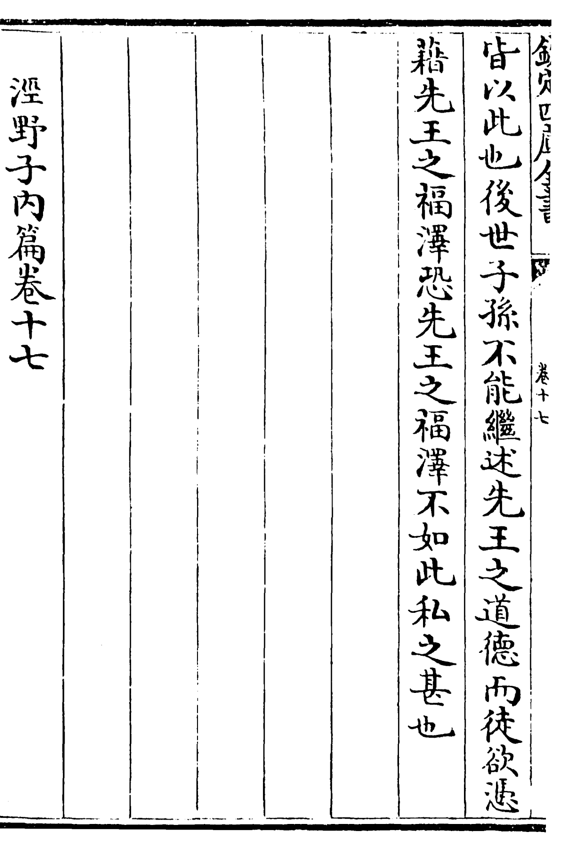
古今之別人有聖賢之異聖人之言因人變化性在其

中矣賢人之言不直不見時在其中矣性在其中不可

謂孔子之言無本原也時在其中不可謂孟子之言非就事上用功也葢孟子之學識其大孔子之道純於化今就其化之散見處但以為事上用功則夫子之神幾乎隱矣不亦粗淺乎今就其大之發明處遂以為本原則孟子之學入於玄矣不亦浚恒乎故欲孟禽事上用功就要見本原本原上有得就臨事發見岐為兩說非惟省孔孟之言有殊途則孟禽之心事恐亦有二致也問大學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句便是誠意了愼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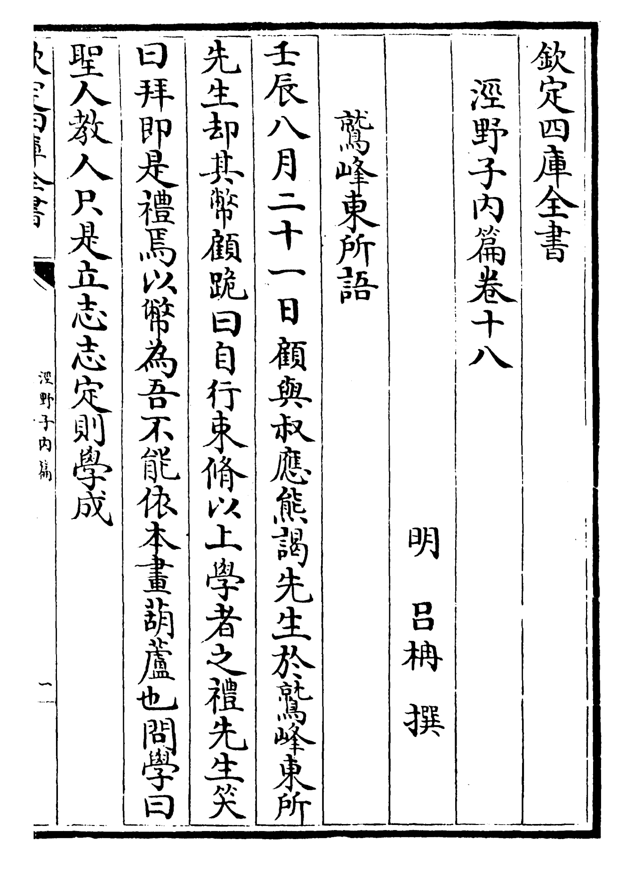
只是起頭用功處是否先生曰說慎獨是起頭用功處
足見曾用心下手學也但與誠意對言似又支離將所
謂起頭用功者有外於好善惡惡邪故念慮之起覺得
善惡就是獨必好好必惡惡就是慎
問先生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有天下者豈有不和平
之鬼神此殆言其體也如大雅思齊篇謂神罔時怨神
罔時恫若有怨恫處便是不和平矣先生曰和平之助
人不患于宗公則有怨恫之報非言神也

問先生於大雅文王在上篇有曰若以為文王旣沒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是後世神怪之説也然如所謂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及爾斯所者其何以別先生曰通於天人之學者可以讀詩書矣明乎善惡之旨者可與論禍福矣是故於昭陟降不可以形象言不然則在帝左右當列位次矣申錫斯祜不可以私庇言不然則及爾斯所真非尸鮮矣知乎此則於昭乃文王之道凡命之維新者皆以此也斯祜乃成湯之德凡錫之無疆者



皆以此也後世子孫不能繼述先王之道德而徒欲憑藉先王之福澤恐先王之福澤不如此私之甚也

涇野子内篇卷十七



涇野子內篇卷十八

明 呂柟 撰

鷲峰東所語

壬辰八月二十一日顧與叔應熊謁先生於鷲峰東所先生却其幣顧跪曰自行束脩以上學者之禮先生笑曰拜即是禮焉以幣為吾不能依本畫葫蘆也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立志志定則學成

問夫子吾衰之嘆獨歸夢於周公者豈以堯舜之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周公沒而傳泯焉故夫子惓惓念慮惟欲繼周公以續斯道之行乎先生曰此亦孟子論承三聖之意蓋指道在人臣者而言也周公生成西周之治孔子夢周公吾其為東周乎傳道之論雖亦有理不必如此牽附

問易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與三人行必有我師同否先生曰彼言致一也雖然只要虛心吾

心不虛則雖千萬人有善亦在所不取況三人乎吾心若虛則雖一二人有善亦在所取況三人乎又曰此道學之正傳前乎孔子樂取於人者此也後乎孔子以能問於不能者此也不然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雖民主罔以成功矣

先生曰學者開口便說仁怎麽便能令有諸已象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故學者在隨處體認則得之曰正是鳶飛魚躍無往非此會得時活潑

潑地然學者須要用參前倚衡之功纔見得鳶飛魚躍無往非此

問以能問於不能如何先生曰某嘗說此節與舜之大知相類易泉問何謂也曰舜之大知止是一箇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欲並生哉無一毫私意間隔於其中無一物處之不當故人有善必取之於已已有善必推以與人問於耕稼問於陶漁問於在朝皆非心之所得已也今學者只是見不破這箇仁與人物若不相

干其有不得其所者就不肯思量去處他更肯好問人邪顏子之心亦與舜同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何等激昂講畢又曰某嘗謂大舜生於千百載之上貴為天子者也顏子生於千百載之下匹夫之微者也自他人視之一定把舜做箇不可到的人又何敢曰有為者亦若是顏子不畏而有此言故卒能如舜我等學顏子之學須提醒此心果有箇欲並生哉好問好察為舜的心纔好又問犯而不校如何曰此亦

人觸犯他他自不校爾泉曰與不遷怒同乎曰然顔子自不遷怒進而上之就是孔子不尤人的地位至於孟子則曰於禽獸又奚擇焉亦未免有計校的意思故說孟子不及顔子此等去處亦畧見

問過内自訟初無形迹著見人誰知之聖人遽以絶望於門人何也先生曰此見内外合一之學也有諸中必形諸外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能訟必能改也夫子當日絶望甚言見改過之難得爾

十月二十一日顧移鷟峰東所請教先生曰志學必以聖人可到為期顧對曰為學莫大於立志亦莫先於慎交曰在學者自修固當如是然有容德乃大不可褊隘顧又對曰先生以天地萬物為心固無不可若初學未到中立不倚地位未免為習俗所奪先生曰然寺中章宣之良友也與之日夜切磋庶幾成學

二十九日陳子虛胡儒道告歸先生及諸友餞之秦淮寺子虛曰昌積昨日看語録以智仁勇講資質恐不親

切先生曰亦是資質亦是學問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亦然又問知風之自如何先生曰凡事必有所自如人之毀譽是非必自己之得失我嘗說雖是箇人君其天下生民之安否四方之叛服百官之違順其風端自乎已於此而能知之則獨必慎德必修如何天下不治昌積又問昨見人謂意之發動處就是行如何先生曰固然然知略或先些如今日餞二友於寺亦必先遣人來視客之有無察地之汙潔容人之多寡然後行無

室礙使先不為之謀則或為他人先入寧有不誤程惟時曰又如請客必先發帖以通其情又有速帖以促其往然後客從其請也夫豈因人過我門而納於我室強之以同飲乎先生笑曰此喻更親切昌積又曰早見程惟時與章宣之看脉我問惟時曰藥可與一二劑喫乎惟時答曰未曾看你脉如何知得病而可以用藥乎看來亦與老先生之論相類默起曰這般說還不緊要如使不知病的證候妄意發藥豈但不能生之將反害之

死矣知豈獨可先耶先生曰這段議論尤覺明白講畢先生徹饌分散羣僕昌積謂大器曰此處亦見欲並生哉意

十一月初二日先生召顧語曰昨日所講恐流於反復涉於雜冗顧對曰諸生感發興起處多先生曰諸生感發怎麽不見卓然為聖為賢的人遇纔感發時就要下手做工夫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

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愠色可以為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亦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爾某嘗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

最有見得則能守得

廷仁問天下有為親病割股者可乎先生曰親病而已如是亦根於天性之良其至誠之發乎近日連平有一楊佐年方十四其母病即於脇下割肉一塊以奉其親雖不能必其親之存而佐之心甚不可及廷仁曰於道不為過乎先生曰年始十四無所習染無所畏避其幼則不為過由有道之後而論之則為過矣廷仁曰三代以上有此事乎曰紀傳不存亦難考廷仁曰身者親之

枝也宗祧之所托後嗣之所承不重其身斯忘其親矣曰雖然此亦事之變爾孝童至真之情豈可於此又索過乎惟時曰事不可常禮所以不制譬如人子於親之死雖哭泣踊辟亦不為過苟喪其身則殯殮棺槨衣衾誰為之主是故聖王制禮以防天下之情恐其過於慟而喪身也抑之而使退制其哭泣有時踊辟有節易其過而歸於中道又懼人之喪其心而忘親也作之而使進昭其禮法詳其度數而亦歸於中使割股養親而可

常禮亦載之矣先生曰然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子思以為非項之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戚不專為喪之本蓋言人子之於親能厚其棺槨精其衣衾而安親之心與體方為有本今既不能得其本寧戚可也夫楊佐之事亦寧戚之始乎

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

問之則曰平生所學唯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邪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顧問朱子與二程如何先生曰明道為人盎然春陽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嘆服至於正叔則啟人偽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爾頃之嘆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肅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而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

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問立志先生曰言人便以聖為志問工夫曰程子云其要只在慎獨又問今人不能立如何曰學者只是或畏人之非笑或牽扯於利欲或淫蕩於富貴有許多病痛如何教他做得立也惟時起曰今人非惟不學立却把知天命都來講也先生笑曰不可如此說但要立還須從志學功夫上起

十一月十三日老先生宿齋於會同舘顧與章詔同在寺中顧曰良友切磋甚爲有益宣之將歸矣其何以教我宣之曰學者只要常惺惺法芶常提醒此心不汨於貨利不溺於聲色纔是篤於道的顧曰再何以加之宣之曰敏於事而慎於言顧曰然有諸中必形諸外著實做工夫的人則動止語默自然不同來日早問安於老先生備陳其論請教先生曰如此聚講又何患羣居終日者邪

一日游震得曰學者只是意向不真切意向真切則適道不差但欲做工夫每為氣習所奪監中往來朋友未必一一同志甚至有譏刺之入將如之何先生曰朋友往來固所當擇然但如夫子曰毋友不如已者纔好至於人譏刺之又何足介於心我說人只是箇不自信能自信了則任他說不妨故我常與人說寒必要一件衣穿穿了衣人再說我寒我便不信他飢必要碗飯喫喫了飯人再說我飢我亦不信他看來此處亦只是自信

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富貴也不能淫居貧賤也不能移居患難也不能屈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居之安不知汝近來於安處亦到一二否乎震得曰受教矣

江東暉曰學者皆有為善之心而今只被舉業纏繞不去故德不能修學不能講爾先生曰然舉業亦是一件事做秀才專把舉業來講固不是棄了舉業不理也不是顧曰舉業本不害人但於作文時無患得患失之心

好名好勝之病就是學也先生曰此說未必然使在窻下不能博覽經傳誦書作文一日遇主司考試題目不能應荅就去怨主司不取這却不是學了省來還要責之自家可

鍾啓寅辭歸省先生問近日工夫對曰未見進處先生曰未見進就求其進可及退復語顧曰啓寅來講一二次此回不知果有益否顧對曰聽先生之言肯去體貼躬行則雖三二次不見其為少聞知而不行則雖千百

言不見其為益夫子嘗云有一言而可以終身之者先生首肯

十二月二十一日顧侍坐適章詔來見先生問曰行期何日對曰二十四日下船來年三月還至京拜送考滿先生曰長江限隔豈可盡必乎對曰志之所至雖窮山極海不能阻絶長江敢畏憚乎次年如期果至南都相知聞之謂章宣之真信人也

問鄉黨衣服之制盛德之至也今有志於道者便侈然

戴峩冠服深衣自以為聖賢之徒聖賢果在衣服間乎

先生曰程子云制於外以養其中由乎中以應乎外作聖工夫雖不專於在外然服堯之服亦不可廢惟以其服而已矣乃行之不稱也不幾於書所謂服美於人者乎

先生一晚語頎曰江游二生來辭與子亦講一二否頎對曰游云在寺諸友常得親良師學問日進彼離羣索居終日孤陋寡聞頎曰為學亦只是立志志若不立則

雖窮年寓寺憧憧往來而無成若立志堅定則雖無文王猶興烏以離索爲念先生曰汝說固正然親師取友功夫亦不可少

初六日講畢先生名顔語曰今日聚講不覺於舜顔發得過多然講時初非此意但好善之心自不容已纔說著舜顔此心就覺濶大故言重詞複爾顔曰先生之心與舜顔同言出與之相安諸生心體本明聞之未有不興起者曰人不可一毫自私與朋友講論務求克去私

心與起箇為聖為賢的念頭則何患不舜不顔今諸生講學時則曰興起過後却恐又忘也

良貴問昨講仰鑽瞻忽生未得聞請再發明先生顧謂欽德輩曰記得前日所言否諸生默然先生曰是尚未曾仰鑽瞻忽也夫高堅前後豈可他求哉貴卿之問便是瞻之在前諸君之忘便是忽然在後於是諸生皆瞻顧錯愕先生曰此尚不可瞻忽邪已而欽德問約禮是書之協於克一咸有一德否曰非也又問協一一德猶

云非約者何曰此約於書者也非約於子敬者也於是諸生嘆曰高堅前後其惟時乎仰鑽瞻忽其在心乎欲罷不能其惟學乎

一日先生至寺張子醇與頵侍坐適一生來見衣服盛飾無以其父遺像求贊並求格言先生曰遺像上烏可著格言耶因問爾父逝世幾年對曰已十載矣先生曰學者孝親之心不可以已亡偃然自肆昔曹生之父喪二十載來求墓誌予見其衣服頗美遂語之曰昔將軍

文子之喪既除服越人來弔主人於廟垂涕洟君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故子之於親不忍之心須要隨時發見衣服不可過侈及退先生復語頎曰庠生也衣服過侈恐累大德況其父已亡烏得安然而不省乎頎對曰今之學者把節文度數亦都忘了是以如此

先生曰還是先忘其本

十二年正月三日晚辭老先生去江寧鎮拜吾父問曰新年新月君子小人皆相慶賀學問若能自新亦必有

慶喜乎先生曰新年人皆慶喜此景象可愛世運將亨泰矣學尙自新則無入而不自得汝輩不可枉過時光務求自得如新歲可

問士風不振似亦科目之少乎先生曰汝以出仕者能振士風乎譬如一處大府縣或中鄉試三十名或中會試二十名求其能振士風者幾人汝年富而能以道自任卓然力行則士風丕變澆漓頓改善人多君子衆在吾輩當責之於已此正不可仰賴於人也

壬辰八月二十一日何叔節問揚州府庠高先生專講心迹不必合之說堅云人皆以心去合迹須說觀迹以合心顧答曰誠於中形於外天下豈有中志於道而外偽者哉盖其心善則行亦善其心偽則行亦偽合一之論未為不然先生曰然

堅問在學諸友責備在家兄弟亦每責備先生曰諸友責備外有益友兄弟責備内有益親叔節如此何患不長進顧問賦性粗厲不能容人過差如何先生曰知得

粗厲就要變化去方是學且不能容人過差便是已的過差

堅論被人之非笑顧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人只是弗誠爾如顧初從東郭先生京中諸友或訕笑謗毀或面斥其過近來亦稍親與先生曰此可見禮義在人良心未泯若顧得許多非笑則將彌縫無暇息并已身同倒了也

松江有一生來見行初見之禮云次日拜於門下適顧

侍坐見先生愀然不樂辭之請問其故先生曰此生之名與吾先人同見之甚不忍受之則不安顧對曰此生有求敎之誠義弗可卻其名關於上司又難以遽改先生曰朋友處之則可否則不可見矣顧出語一生一生忻然曰吾從老先生惟恐其弗納也師若肯納吾豈不易其名乎即改其字以進先生終辭之後宋元博見先生亦只從其字

揚州有一生問曰二程抄釋與横渠抄釋二子之言孰

為親切竊意張不如程也先生曰以前賢之言反之於身都是親切若評其優劣就不親切

問雅頌得所如何先生曰詩至春秋殘缺失次夫子環聘列國以正可否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史則序其五篇於魯頌之下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皆有其意而亡其辭夫子皆序列於小雅六月之前亦是各得其所之義　頃之問諸生曰孔子刪詩書作春秋無非尊周室以黜霸功至於詩之所載魯僖公本諸侯也閟宫

之詩反列於頌周平王本天子也黍離之詩反降於風此其故何哉諸生未對請問曰此可以觀世變矣蓋詩言其時春秋正其分如天王狩於河陽之類無非正名以統實也欽德曰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恐是此意曰然大抵聖人作春秋亦因詩而挽世道者爾欽德又問此章其樂專語雅頌而遺夫風後云師摯之始專語國風而復遺雅頌何曰彼此互見又詩之殘缺惟雅頌獨多爾

顧與叔應鴻歸省辭謝先生留坐適監中三四生來謁先生曰昨過諸友無一在家何也一生對曰監中朋友處號房因人事繁雜多處雞鳴山爾顧起曰人貴於學爾若不勤學雖移居雞鳴山頂亦與在家同也一生問應鴻叔曰汝常在家否叔曰某常在爾先生笑曰小謝言人之不勤以見己之勤大謝言己之常在以見人之不在得非欲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乎及請教言遂書此以贈至階下復語顧曰汝毋以此工夫為易也聖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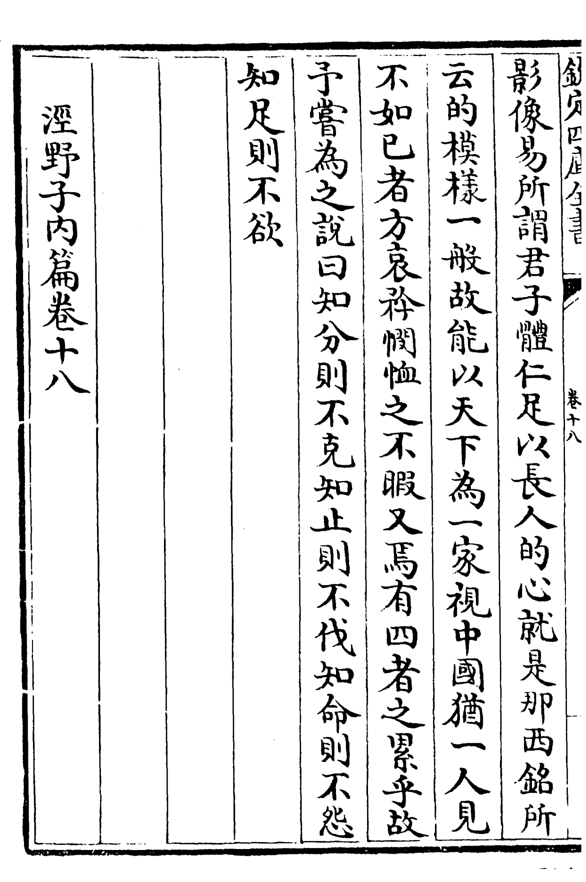
弟都從此處做起

葉春芳問如富鄭公出使契丹亦可謂不辱君命乎先生曰豈但富公如子產穆叔之使晉晏嬰之使楚孔道輔之使遼皆是不辱君命但先要行已有恥爾如不能行已有恥未有不辱君命者也

德問剛毅木訥近仁如無這樣近仁的資質又當何如用工先生曰此須要先變化了那不剛毅木訥資質尋向上去就可近仁若徒恃有這好資質不去用功亦不

濟事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歐陽乾元問曰克伐怨欲不行雖未是仁亦做得箇仁的工夫否先生曰為仁的工夫不在這裏下手克己便是為仁的工夫這箇工夫孔門惟顏子知之德對曰仁則自無四者之累不行則私欲病根終是不曾剪除先生曰仁貴何以見仁則自無四者之累德對曰仁者視天下之事皆己之所當為故也先生曰這箇也是仁的



影像易所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的心就是那西銘所云的模樣一般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視中國猶一人見不如已者方哀矜憫恤之不暇又焉有四者之累乎故予嘗為之説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足則不欲

涇野子内篇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內篇卷十九

明 呂柟 撰

鷲峰東所語

嘉靖壬辰楷自京師同入南監乃先謁先生問為學工夫先生曰須是忠信立誠以進德修業存得誠了則發一言是一箇事業行一事是一箇事業至於接物無非此意若無事時或博考經典或與良朋善友切磋琢磨

自不患不日進於高明矣

問觀書先生曰觀聖賢書須要躬行踐履如論語十九篇紀聖人之言鄉黨一篇紀聖人之行萬世之法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真宗師也如以為我是箇秀才何敢效孔子便是自家小了若能厲志學孔子纔為善讀書

問塞於天地之間六合是怎的大吾人以眇然之軀何以能塞之先生曰吾與天地本同一氣吾之言即是天

言吾之行即是天行與天原無二理故與天地一般大塞猶是小言之也

或問覩書時此心當如懸明鏡以照之此心如何得如明鏡先生曰心體本明或為物欲遮蔽如鏡被塵垢掩也可用藥物擦摩若原體或雜以鉛錫雖藥物擦之不明須從新鑄過一番故曰學要變化氣質

先生曰王祥魏人也而仕於晉鄧攸晉人也而仕於漢其大節已虧世所謂孝友不過一節之行爾

先生因論篤信好學曰人之所以若存若亡或作或輟者只是信不及若信得及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自住不得如黄石公之與張良期於圯橋至於三乃曰孺子可教夫良之所受兵法爾而況孔孟之道乎昔者孔子信而好古孟子言有諸已之謂信學者不可不猛省

因講鄉黨篇謂諸生曰學須見得意思常新乃樂學如能時習乃說也且學聖人須師其意不必泥其迹且如平日做短右袂之衣如何使得縱是不得其醬不食亦

視所處之地如何若當蔬食飲水之時雖醬亦無失故鄉黨記夫子威儀飲食衣服皆天理之發見處必先學此而後達道但不必泥爾九經三重皆由此出

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箇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令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

問周公之處管蔡不如舜之處象何也先生曰舜當時與象同其好惡纔說好惡同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

故象不格姦若周公處管蔡者恐不在於監殷之時在於未使之日公既居冢宰之位彼其心以為兄也乃不冢宰不肯帖服且或未同其好惡故必不能平遂以殷畔此管蔡者乃小人之心也周公者聖人之懷也公以聖人之懷待管蔡於其委曲處或未察爾管蔡以小人之心窺周公凡其直遂處皆生忌心也故孟子謂周公為有過謂舜為仁人

楷問諸經雖曾讀過久多忘記且讀時記性魯鈍若其

難而不知其樂何故先生曰當時讀只徒記誦不曾將來身上體貼做工夫所以易忘且苦其難處亦近發憤過此則便樂矣

先生曰孔門如顓孫師只學夫子的威儀有若專學夫子的言語子游子夏專學夫子的文章惟顏子曾子閔子專學夫子之道德故子夏晚年居西河使人疑於夫子而有子至使諸友皆以夫子之禮事他曾子一則謂其不可一則數其過而責之還是學德行的終不差

先生謂諸生曰今日有疑須相質故作窂相須使人皆盡其情如講論中有疑於心處只管聽下隱而不發也非向往的意

問孔子亦獵較未必是親為之如何先生曰將舜之陶漁耕稼亦非親為耶夫禮從宜使從俗入門問諱入國問禁聖人行不絕俗自是如此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先生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公其

所舉用者如顔曾冉閔之徒如子産伯玉季札之輩皆
登庸之矣一生曰夫子何不盡用在門牆者先生曰七
十子中如聚歛之冉求夫子必在所舍又焉用之蓋人
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遁
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今諸生也要如舜湯用心
常把這意思在心上凡世上榮華富貴都要捐除要淡
薄方好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明志衣服飲食俱要
淡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如顔子之貧不待

言如曾子耘瓜也是貿今學者豈肯荷鋤去耘瓜古之聖賢多是如此

先生因論衛公子荆語諸生曰敝處有劉司徒作墳所祭堂用舊屋料人問其故曰同歸於朽故顔子在陋巷他通不以此累其心見大心泰心泰無不足也不但宫室雖衣服飲食皆是故如武侯孟子其志立得大若溺於流俗雖營心學問終不得進曾有一家作屋貫條用鐵為之其孫在下見之謂其祖曰不用為此他日賣時

難取卸未數年已為他人有矣須於此等處一齊看破方好

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即是窮格之義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故曰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生曰大道為公氣象如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

於已也云云這等說却過了為仁者只是無私便是若又要費其所有難以率人

問意所便安處如何去得先生曰不止一端如使於飲食衣服居處俱是只是人受病處不同須是於意所便安處一刀兩段方能有為且有一朋友好睡常說天怎麽沒箇閏五更來雖是戲謔其便安於睡如此若能於中夜之間思道理起在慎獨上用功夫便去其意所便安處矣

先生曰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見其至公之心不受人諂如之何不得聞善而治單父耶

問如何方得寡過其肯綮處可得聞歟先生曰人惟為聲色貨利所纏縛如墜於井底一般須斬去世間一切可愛可惜可喜可慕的心一於天理便好如日月之明

一般此何等氣象學者須從難克處克將去久之自與天合不惠不寡過也

凡看論語且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只是一箇至公至仁如深山窮谷中草木未嘗不生如虎豹犀象也生麒鳳龜龍也生聖人與之為一如有一夫不得其所與天地不相似觀夫舜欲並生雖頑讒之人也要化他並生與兩間要與我一般此其心何如也

先生語諸生曰第一要擇交交際之間將論語活活的見在躬行上纔親切纔見得有至有未至處若只叙寒暄說俗話便了視聖人之道反相恥一般這五日之聚只是空談了葢聖人之道極平易近人情只在日用行事間見得凡談奥妙念高遠俱是異端今人胡亂說話者號曰不拘小節又有循禮號曰道學然於作用處却有欠故二者皆非道

問學先生曰貴自得如今吾輩詩也讀書也讀如因書

而知詩因詩而知書纔是自得若讀書只知書讀詩只知詩皆不筭

問三正先生曰古之改歲雖以十二月十一月為歲首其春夏秋冬之序自仍其舊一年自仍是十二箇月但頒歴發號令俱從首月書爾

先生曰所居朋友比前加敬有感化的意便驗得我的進處若只泛泛如塗人一揖而過還未也如有可告者即以已所聞者告之若有所秘於已亦是自私就不廣

了故曰克己工夫未肯加驕吝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問周禮先生曰周禮亦非萬世常行之道自是周家一代禮也行之者曾有弊若欲行之除是斟酌損益故孔子便欲行夏之時而於周特取其冕

問聖人亦重名乎先生曰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也重名故齊景公貴為諸侯富有千駟死而民不稱伯夷叔齊無爵無位一匹夫爾民到於今稱之又如嚴

子陵其名高過光武屈原之學惟未盡純正其言曰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如今看來果是如此但名非虛得有實方有名也艾希淳曰有重名必有重實

先生曰為學須要與直諒多聞的朋友講明道理文字就有得有進經書之外看一部禮書最好禮絶得妄交無妄交則靜定足以進學凡學者謹獨不至未有不入於淫蕩者再牽以無益之朋其引之去不難矣須擇交好友不要說我是秀才他也是秀才我是舉人他也是

舉人如此比將去終無進步處須是要以聖賢為則

先生嘗說某初在京未中時有友六七人者馬子伯循崔子子鍾冦子子惇張子仲修馬子敬臣當時相與習禮於寶印寺中令各入弟子為執事人皆以為未中何得如此迂濶不知後方有所執持也

問夫役之苦何處為甚先生曰自河以北夫差之苦不分男婦又有男把犁婦牽犁以代牛者曾有分守官某繪此圖以獻

過江北行途中語

涇野子至滁州同年于子言張四峯家無田産又無子息乃更謫官遠去真可憐也子曰子息係於天謫官係於朝廷無田産係於已却是好消息也于子又稱石府尹富甲南畿子曰吾兄獨稱石公之富豈以四峯為不及乎

涇野子至濠梁燕厓李侍御言近日有同僚題准不許奏災傷今南畿連年旱蝗如此可忍不一言乎子曰燕

庢廵倉於此識因儲蓄空虛言及災傷於法理亦切當
子次宿州令學生趙桐屬文草桐或不達其意子曰學
然後知不足者此類是也博習親賢其可缺乎桐拜而
敬受之至於太丘又令學生胡儒謄文章胡生越幅而
書子曰資質聰敏者在沉潛時有洪希曾者在側頗縝
密則謂之曰二生可互相學也
歸德王廷獻宥久滯有司而未遷則曰茍得京職即引
疾歸山矣子曰廷獻領數大縣茍使其民皆愛廷獻如

親父母去則立祠雖得卿相不與存焉夫升沉内外皆在外者也不足論此道義千古不磨之物爾不見往時卿相之敗者乎其誰取之耶廷獻與予甚相契言及此真可一大笑也

宴范明著家明著甚言寧陵河水為害其言甚慘悽既宴登舟明著請一言予揖手曰夔州行領十餘縣頗愛之如寧陵爾明著曰不敢忘也

石岡蔡公行取至真定引疾而歸涇野子至癸丘訪之

曰公正可行經濟之學胡為又在告予對曰無甚經濟但倦於行爾答曰昔禹八年於外不倦今公乃倦耶已而石岡送至郊外别墅有盤飧石岡曰此自已之饌爾非可以奉客也答曰公亦尚有入已之分乎石岡為之大笑

杞縣王尹修治社學養濟院極整固涇野子甚愛之且稱之曰可謂得養老訓幼之道矣世之學者一登仕途輒背書册尹其不負所學哉已而出西郭見為社稷壇

已成矣惡其狹令人負土數里外以增築予嘆曰此卻非予之所取呼其縣吏語之曰動土以祭土神神不享可已之

九月一日晨起大梁書院欲越汴城以西往諸公皆追至西官廳吳廵撫問曰何日離南京曰某日曰某日何以方至於此答曰昨過寧陵黃河水洪大瀰漫百餘里村落禾稼大半淹沒舟過之處適有北風浪如房起打舟逆行阻次茅舍者移日子夜至睢州次日晨飡後始

行故遲遲爾廵撫聞之默然時陵寧方申水災廵撫未
准語故及之

王得師京冉繼周崇禮送至中牟西十里鋪有餞饌因
講治河之事子曰予六年前曾過此見築沙隄以導河
嘗笑以為兒戲是以拳石塞洪流也昨見歸德河行舟
却悔前見之鄙及見寧陵水害是通改黄河以南漫然
後知初見之未謬也二子曰何以先見如此荅曰予嘗
習禹矣以九手九足治水今皆一手一足治水也何謂

也答曰用九州入之言治九州之水爾得師曰此在舍

已乎曰茍未有精一執中之學雖能舍已恐其從人者

又未必是也

戴浩孫漸送至鄭州西郵亭宗孟出所作三箚五規論

子曰文雖博雅然未知其切也夫仁宗之所不足者正

在武與務實謹微爾君實之言真對病之藥也

涇野子至滎陽泥水之間嘆曰此城皐虎牢之地北連

廣武大河南接嵩少王寨青龍諸山真中原之要害海

內戰爭之地也牧斯地者誠宜慎選其人今多處以菲才黎民愁怨室家蕭條日後萬一有驚獨不可慮乎哉

再過解州語

先生考尚寳績至真定得遷太常報未至京而囘哭兇司馬於榆次又痛王克孝之歿也由弘芝抵龍居哭其墓盡哀克孝父經府君請即其家見書舍書籍及先師漢唐宋以來諸賢祠嘆曰不意克孝相信及此悲不能止少焉經府設席過勸託以疢火不飲與坐諸生皆起

勸再以疾火辭及勸之力方曰我為克孝有一日之哀同坐有能飲者勿為我嫌諸生亦皆不飲悲慘移時乃南過州居察院諸生相謂曰書院乃吾師所建今日來亦為書院之興廢及我輩肄業其中者之勤惰爾可復入院請移居書院以破諸生之惑其日夕合用之物皆理葺完具以待明日將移居先過謁鄉賢祠仍閲各齋肄業者姓氏乃坐考德堂舉才呈課業肴到詩則說作了這許多詩也為學不宜多及此翆邦重問春王正月

答曰還以夏時為正並不曾改月數如豳風小雅可見
予在江南有吳副郎者以七十二家辯正月予曰君記
得七十二家我只記得一家爾彼問一家者何曰孔氏
夫子不曰行夏之時乎何為如此紛紛哉道流適進茶
已盧政為王經府請出過東碑下說此文字太方刻也
比到經府宅未及行酒見伶人淵前謁政曰今日克孝
居第我們慘悽不勝可用此等乎徹去樂器酒四五行
後經府問來經某地答曰從榆次致奠冕中丞子惇爾

因道昔年在太學時與馬子伯循諸友同居閒山右有冠子子敦名天叙者篤道講學不倦居寓相去數里日暮聞至即欲去訪一友不悅止之不聽輙去及會子敦禮度雍容坐語移時其歸已四鼓矣此予今日不遠千里致奠哭也酒已再飯捧盤童子相阻難行經府君以房室窄小言先生復舉冠公之居室以抑經府曰冠子敦之子主事名陽隨予致奠乃翁畢邀過其家家之房舍甚隘難於獻酬借其叔父之屋以設席渠因道先人

溥官所得廪禄僅能置田一頃至於房屋仍先祖之舊未暇新一椽一瓦也予曰爾先人所以為人之不可及者正在此爾其敬承之哉予在江南時有一人言禹大聖人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恐不足續堯舜之傳危微精一之妙不在此粗迹也予曰孔子嘗說禹吾無間然子今乃云爾無亦愈於孔子乎不知天理不在人事之外外人事而求天理空焉爾矣爾先人之見此也爾其敬承之哉經府深然之

一生問周勃左袒先儒嘗說假饒軍中有一人右袒彼將奈何先生曰勃素服其士心曉得軍中無他意故敢出此令非一時偶然爾葢欲借此以翕人心而倡義舉也明日州守同學師來揖先生時聞孫學正遷尹陽曲孫以陽曲多奔走意欲辭却不去先生乃就其言以折之曰幸勿以奔走為非我本分事也且入以奔走為奔走爾以政事為奔走方是箇真奔走夫何辭孫前謝教始決意入陽曲

甲午諸生設宴於仰山堂有吉州張生忠言舊學書院時告歸同舉才請賜一言以教乃為寫屏山精舍四大字兼貽一絶云薰風十里會龍居歸馬停鞍久待予此去錦屏山下學阜夔肯忘古虞初張生拜謝乃行坐間有數生列坐西廊者日昃返照乃令門胥擡兩屏風背遮渾如堂室西廊生過謝告以爾等莫謝我自後有事類此者要看得見却又要勿忘能體此則所以謝我者多矣不可只空虛過去

解入送先生至静林寺州守石溪虞公酌於寺之潮海殿諸生亦就其地獻酒仍歌鹿鳴四牡皇華諸詩材之兄舉善亦列歌行時年已踰三十也先生曰此生教之歌詩時年方弱冠爾因感今昔之殊少長之異而憐其心之不改也為之流涕且謂舉善年已長大勇出高歌與少者同列不以為嫌當其所造雖古浴沂之子不可及乎

先生西行詣王官谷鄉約諸生從適臨晉焦尹遠迎

至土樂莊莊有薛生良佐門人也獻飯巳出莊外命鄉約皆同鄉約入在道左百叩首不肯起先生悲感不能言只以作善二字勉之諸生從至王官謁表聖像焦尹宴於聚仙堂時有蒲坂蒼谷劉公一中者素識先生焦尹請過陪蒼谷因說陽明之學先生曰予在江南時有一舉人師陽明者過予講學因飯彼說五經是糟粕不消看只去致吾良知便了是時予飯未了而彼已釋筋予說且不要遠比只禮記裏說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你

若不去看他就差了却從何處致良知又說他這學把行說在知前甚錯了若不先知便行箇甚甘泉湛子與他正一正說知行如車之兩輪並進予說若一輪壞了就把一輪扯住豈能行得還是曉得車軌是知了把車在上面輥去方是行蒼谷深以為然又說在鷲峰東所與諸生坐講一生間飲食知味方問閒僧人送茶彼不知坐間長幼把一鍾茶就送與年幼秀才年幼者却便轉送於年長的我說只此就是知味蒼谷深嘆以為易

簡之學先生寢白雲洞旦日風雨交加阻行焦尹尤懇留仍坐聚仙堂命吏持紙書二絶贈焦尹云猶憶昔年作記時亂山深處漫鐫碑十年三晉逢焦尹重護雲亭總未知又曾將魚鴈到涇河過此真閑老穉歌舊是王官仙釋地妙更書院大開科因問焦尹德政果何所長而致然薛良佐以四時令民居業對先生嘆曰焦尹此令其有見於潘郎中之育子乎南京有潘郎中者攉守某府子就其館賀潘以涖政所當急者問適乃子讀書

於樓予曰子之育郡民亦如今之育爾子則政無難矣

焦尹請敬服膺

先生西過蒲坂諸生送至大河東岸諸生乞留教先生曰六月當會於陝州爾等其勉力哉其勉力哉遂把棹再揖而去諸生臨流瞻望舟過河西登岸乃退然多有泣下者無異往日初離解之時也

涇野子内篇卷十九